

消失的背夫:对巴盐古道盐运主体的人类学考察

满 黎,杨 亭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背盐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陆路运输盐巴的一个职业,它兴盛于交通不便的山区地带,这一职业的存在一方面缓解了水上盐运周期性涨落引发的不便,另一方面解决了周边地区贫苦民众的生存问题。石柱地区背盐行业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兴,并且长期在川西南地区的盐运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伴随着盐运的兴起,背夫的出现和组织渐成规则,盐运产生的利益矛盾也不断反映出盐夫之间、商夫之间的利益分配方式和组织原则。作为一个独立群体,背夫为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背盐因其特殊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业文化,它不仅锻造了背夫们独特的心理品性,还引发了区域性经济、文化结构的调整。

关键词:石柱;巴盐古道;盐运;背夫;土家族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4)02-0018-06

“背”是民间货物转移最常见的方式之一,多兴于交通不便,路险道狭的山林地区,在盆地、丘陵、山地遍布的西南地区广为流传。背盐是盐货陆运的一种方式,背盐的主体即为背夫,他们将盐从一个地方背至另一个地方交接,再回到起点获取工资完成运送。由于云阳、彭水、万县等处川盐在国家盐政的调配下补给今恩施、利川、来凤、咸丰等地,各地的盐先由水路运至石柱西沱中转上岸,再由背夫从陆路背至以上各州县。石柱古属巴国,民为巴民,这条由巴属西界沱转至利川、恩施、来凤、龙山等地的陆上盐道被称为“巴盐古道”。背盐是一项繁重劳苦的职业,它没有假日、不分寒暑雨雪并且周而复始的职业特征使众多背夫在年老时病痛俱来,给他们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是,它在特定时期解决了土家贫苦农民迫切的生存问题。

“盐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文化载体。”^[1]作为一种文化产物,盐的出现代表着人类的文明进步,随着盐的产销运营的扩大化,盐道、盐夫、背盐职业等民俗事象应运而生,这些因盐

基金项目:石柱基地科技创新专项基金项目(SZ201209)

作者简介:满 黎 (E-mail:531321975@qq.com)

杨 亭,博士,副教授(E-mail:yangting@swu.edu.cn)

而衍生出来的文化事物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又反过来丰富着盐文化的内涵。盐之于人与盐文化之于人类文明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值得被重视和研究。盐夫作为背盐的主体又称作“背夫”、“背子客”、“力夫”、“力脚子”,作为乡村主要劳动力,他们的“出走”打破了原先男耕女织的传统乡村劳动模式,妇女开始下田、种地、上山,乡村劳动模范发生调整,地区性劳动生产也越来越围绕着盐运展开。无疑,巴盐古道上的背夫勾连起了川、渝、鄂、湘四省的汉、土家、苗等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为该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可以说,巴盐古道属于川西南少数民族,它是土家族人民背出来的盐道。20世纪40年代后,由于海盐盛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背盐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伴随着老盐夫们的相继老逝,盐道湮没于丛林之中,背盐历史也逐渐淡出了人们记忆。就目前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诚如李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盐文化研究综述》中谈到的那样,目前,中国的盐文化研究已广及盐文化资源概况、盐文化旅游开发、盐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盐文化与城市、文学、风俗间的关系等方方面面,但是“盐文化是一门交叉性、综合性的学科,盐文化研究若取得进一步发展,还需要系统的理论指导。”^[2]无论是盐文化内涵的深化研究还是盐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探讨,在已有研究成果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盐运主体——人,也就是我们谈到的背夫的关注,背夫是巴盐古道的陆路盐运的主体,他们的存在不仅保证了特定时期川西南边远地区的盐货疏送,还为古盐道一线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这一消失的群体应当被纳入盐文化的研究和考察范围内。

一、石柱地区背盐行业的兴起

湖广地区不产盐,在“川盐销楚”的盐运过程中,石柱由于在地理位置上就近盐源,又临靠大江且与楚地仅一山之隔,具有显著的地域优越,进而成为了盐货陆上运输的一个重要口岸。“西沱镇在秦汉时期已见村落,晋代,毗邻的忠州盐业发达,西沱成了‘川盐销楚’的中转口岸,商贾云集,贸易兴旺。”^[3]由此可见,石柱的西界沱早已成为了历史上水陆盐运中转的口岸之一,盐运文化历史悠久。

湖广地区不产盐,多由淮盐补给,部分地区就近食川盐。“建始县初隶属四川省的夔州府,乾隆元年改隶湖北省施南府后,湖广总督迈桂奏请从民便,仍就近食云阳盐。鹤峰、长乐、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川等县照建始例同食川盐……以长乐、恩施、宣恩、鹤峰就近食云阳盐,来凤、咸丰食彭水盐,利川食万县盐,盐课纳于四川报销。”^[4]川盐在国家政策的支配下就近补给两湖利川、恩施、来凤等地区,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济楚”盐运。由于川地通往济楚各州县的水运远绕,耗时利薄,且水系因季节性变化而出现水长枯落,易影响盐运的顺利进行,而陆运则由石柱翻山而至,且雇用劳动力价格低廉,还能保证盐货输送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固川盐到楚地多改由石柱西界沱上岸转为陆运。“湖北施南府以及宜昌府的鹤峰州、长乐县为四川引盐口岸,……川盐进入湖北境内的运输方式与广盐有些相似,先是由产盐地通过水路运至四川万县,再由云阳、巫山及彭水出发,通过水、陆运输方式运往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川、建始、鹤峰、长乐各地。”^[5]这条陆路运输的道路,就是后来自石柱西界沱始,翻七曜山入湖北利川至湖南龙山,途经恩施、来凤等地的巴盐古道。在清朝以后的“川盐济楚”政策中,川盐开始了大规模的输楚行动,巴盐古道的功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和拓展,石柱的盐业转运可谓也

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石柱背盐行业得以兴盛的另一个原因是:农民没有地权。参与背盐的盐夫大都是没有土地的农民。清乾隆年间,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并把从土司那里收回的土地分给了农民,至此,农民开始分得土地。如果说背盐是在农民没有土地、无法养活自身的情况下发生的话,这也就应证了另一个问题,也即:背盐早在清朝之前业以产生。

石柱地区盐运的兴起不仅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作为盐运政策支配下的产物,它还是国家政治对地方渗透的一种表现,通过对盐运的管理,石柱地方社会被进一步整合到以盐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中,石柱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围绕着盐运而展开。又由于盐政的规整,以石柱为中心的这个原为蛮夷之地的少数民族地区被进一步纳入到中央政权的统治范围内,从化外之地变成了化内之疆。随着经济发展,石柱地区公路贯通,交通运输方式得到改进,盐的产销运营也便捷许多。原先蚁行于山间小路上的背夫逐渐被社会淘汰,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背盐行业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历史时期,背盐是石柱地区许多劳动者赖以生存的职业需求,它解决了人们的生存需要,是不可替代的存在。

二、背夫的出现与组织

伴随着陆上盐运的兴起,运盐的盐夫也应运而生。石柱境内山岭连绵,峡谷众多,方斗山、七曜山并排纵贯过境,石柱处于两山夹凹低谷之中,山路崎岖坎坷,道路不便。“石柱在通公路以前,主要靠人用背篋、扁背、背夹、双叉夹等工具完成货运。”^[3]因此,在道路完全不通达的情况下,历朝历代巴盐古道上的盐货输出都完全依靠人力背运。据背夫和背夫的后人回忆:“石柱地界因道狭山高,挑运不便,多是背夫,挑夫多出自湖南、湖北较平坦一带。”^①

盐夫又称作“背夫”、“背子客”、“力夫”、“力脚子”,挑盐者则称为“挑夫”、“挑子客”。丁宝楨的《四川盐法志》有载:“按凡盐行陆地羸马驮运最便,人为则计岸多担荷,边岸有用背负者,一人率负百斤……踣躅巉岩绝壁,开数十百步辄一憩,夏日挥汗成雨,严冬不挟疲劳而忘寒,亦天下之至劳者也。”^[4]由此可以看出,边岸盐运多靠背负,每个人负重百斤,由一人率领,行巉岩绝壁之道,劳苦至极,而忘寒暑。又由于盐道穿过的地区大多为土家族聚居地,背夫多是土家民众。因为是出卖气力的活,背盐的背夫均为体魄健硕的男性,均来自西沱附近,多为贫苦无地的农民、流浪汉。每个背夫的背盐量大约在 100—150 斤,日行 15 公里左右,工资依照背盐量的多少计算。盐运过程也并非只是单向的盐货输出,盐队从西沱背盐至湖北利川、来凤一带完成交接,归时有生漆、皮子、桐油、中草药等山货接恰背回,然后获得报酬,盐道全长 300 多公里,来回一趟耗时 10 余天。

背夫直接或间接地受雇于盐店主,通常有十七、八人结成一队同行,每个盐队有一个领队。领队亦为背夫,工资相对于普通盐夫略高,但盐运一旦发生事故,领队有直接责任,需要承担风险。背夫们在背盐途中如生病受伤,领队也要负责安排救治。领队作为盐队的带头人,他的身份和经验得到了夫、商双方的共同认可。领队通常由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人担当,并且由背夫们自己选拔。在此,领队其实是直接把盐商与背夫勾连起来的一个角色,他来源于背夫群体又直接服务于盐商,他除了背盐,还要负责发盐点与收盐点的货物中转与接洽,他是一个

盐队的核心人物,也是组织盐队的关键。那么,我们不得不思考他身份的特殊性,作为领队,他不仅要认得盐道路线,还要有应急处理的能力,当然,品性也要容忍大量。所以,无疑领队可以说是盐队里素质最好的一个,也是盐队中最特殊的一个,他有推荐和挑选背夫的权利。在整个盐运过程中,领队与背夫实际上是一个风险共当,利益共享的群体。

背盐是其为劳苦的行当,背夫们常年行于山间,风雨无阻,全年无休,许多人都患上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和胃下垂等病。背夫们长年背盐,经常出现腰肌拉伤,又自带干粮,冷水、硬饭、冷面团,饭后即刻负重起程,致使胃下垂、胃癌等疾病出现。背夫们通常年至六七十岁无力背负重物时才退出盐队,由于常年累月背盐落下的各种病症使得他们的余生饱受病痛的折磨。

三、利益分配与商夫关系

调查发现,巴盐古道上的盐运持续多年,盐道沿线很少发生甩盐、偷盐、丢盐等盐运失误的情况,背夫多能和平共处,没有明显的利益分割问题出现。这个现象引人深思:巴盐古道上的商旅络绎不绝,货物周转流动迅速,经常是路挤人拥,这样的商业发展现状无疑会给该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那么,背夫之间为什么没有因利益分割而出现矛盾?如果把整个调查地带的民族的族群性、民众的素质和民众的利益获取方式纳入考虑范畴,我们或隐或现的能得到一些解答。

(一)族群的认同

“民族”的概念导源于斯大林,“‘民族’指的是这样的社会群体,即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建立在共同文化之上的共同心理素质”。^⑨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背夫们的同一民族性不需要任何附加条件来识别。他们属于土家族,来自同一地域、具有共同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文化心理,不存在对其他民族的排外性,也即,背夫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同一文化的群体。“对于一个感觉到共享同一种文化的群体来说,他们会把这种文化的一个事象和多个事象作为具有族群成员资格的基本凭据。”^⑩在这些共同族群成员眼中,共有的文化是他们民族情感的联结,背夫之间不仅有相同的民族文化情感,还有相同的行业文化认同,这些以相同的族缘、血缘、地缘关系而获得的文化事象也就属于了这个群体民族情感的联结。

人是群居的动物,群体性存在可以给人带来安全感和自信心。背夫的工作具有群体性,他们同来自于土家民族,同队背盐的背夫更是同乡同村或是同宗同族,各成员间往往有血缘或地缘关系,大多都是沾亲带故,这种族群产生的文化同源性使得背夫们能凝聚成一个团体,互帮互助,自由交流。又由于他们同是来自农村的贫苦大众,在地位和文化背景上没有明显差别,这种亲缘性更能让他们相互认同,从而增强劳动协作能力,使盐运效率倍增。从族缘性、地缘性和族群性这个角度来讲,背夫之间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发生,他们之间不仅有传统道德伦理的约束,还有同为一族的族群认同。在盐运过程中大家都恪守约定俗成的相处规则,互不相犯、互相礼让,遵从共同的民间社会组织原则。

(二)背夫的素质

背盐的背夫多由西沱附近的无地农民和流浪汉组成,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文化

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但这并不意味着盐夫们的素质低下。他们虽然没有文化,但由于生活范围狭窄,接触的人事都单纯简略,使得他们保持了土家民众热情、真诚、朴实的传统美德。另外,奔波劳苦的背盐职业让背夫们在常年累月的相处中建立起良好的亲缘关系,又在与其他地方盐队的竞争中,把自己的队伍变成一个互帮互助的整体,同时,背盐还造就了背夫们顽强的品性和坚韧的气质。首先,背夫们养成了尚实干、讲实利的品性,崇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背夫们无田无地,没有经济来源,完全依靠背盐的收入养家糊口,这使得他们在工作时更务实、肯干,不容易懈怠。其次,背夫一般从十几岁开始背盐,七十几岁才退出背盐行业,旷日持久,但仍能四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这无疑是对他们耐心和责任心的考量。再次,背盐常年奔波在外,漂泊不定的生活方式养成了他们勇敢强悍、乐观豁达的精神气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不佳的生存境遇则锻造了他们顽强的生命力和较好的适应能力。这些良好的品质让他们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事情,避免矛盾。最后,背夫们通常按照背盐的重量,按劳取酬,固而利益冲突并不明显。石柱地区的经济由于货物转运发展非常迅速,石柱甚至形成了一个以货物周转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地方经济也越来越受到盐等货运的影响。巴盐古道盐运长盛不衰,随着发展的加速和扩大化,这个以盐为中心的市场需要的劳动力也越来越多,调查中背夫提到:“当时去当背夫,通常是人去了老板就要,并且立马就有活做,盐背到目的地后要马上回来再背着再去,没法休息。”^②届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时市场上的劳动力根本供不应求,也即,盐运市场上存在一种“夫少活多”的现象,盐夫们沉浸在了繁重忙碌的劳动里,无暇争论不休。背夫们提到,盐队成员之间都会互帮互助,没有什么冲突,而且各拿各的工资,互不影响,没有冲突发生。各盐队之间也只是在住店时出现过矛盾,由于可以住宿的老店子宿限,盐队可能会因为争夺住宿而发生口角,但情况都不严重。

(三)商夫间的利益关系

上面我们提到:盐运市场实际处于“夫少活多”的境地中,因而,盐商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流入市场,进而使盐运周转顺利。他对于盐夫应征时没有任何要求,“来了就要,立马工作”,口头约定后,新招纳的背夫也就归入了他手下的盐队里。但是,商、夫之间的这种“雇用”关系,只是口头应承和协议,没有实际的雇用效益。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有盐夫因背盐而摔伤、病死、被杀害的情况,而这些情况发生时,并没有背夫通过法律手段索赔。仔细看来,盐商与盐夫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互不相干的关系。虽然盐夫的工钱由盐商支付,盐夫们也是为盐商工作,但是,他们之间并无契约关系,也不是正当的雇用关系,除了经济利益外,盐夫和盐商之间什么关联都没有。而且,盐夫参队背盐,通常是“帮带”进入,即:由盐队现有成员介绍,并且盐商对盐夫们的去留没有管束,不存在任何被强迫的情况。另外,实际引领和负责盐夫的是同为盐夫的领队,领队属于盐队成员,是大家因为信任主动选举出来的,而领队在义务上又并不承担盐夫的意外伤害和死亡,他与盐夫之间严格算起来什么关系都没有。由于夫、商之间没有劳役关系,盐夫背盐出于自愿,所以,一旦发生意外造成人身伤害,盐夫的家人根本无处索赔,也无法索赔,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很明显,在这种“雇用”关系中,盐夫的利益得不到丝毫保障。从商夫间这种不成文的“雇用”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贫苦劳动人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也能看到商对于夫的压迫和剥削。盐商对于盐夫这种潜在的伤害促使盐队成员连成一体,同仇敌忾,以群体力量来维护其自身利益。

四、结 语

石柱地区的西沱镇由于靠近盐源,又临靠大江且与楚地仅一山之隔,具有显著的地域优越,发展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货物中转站。又由于石柱处于三山夹两谷地带,交通不便,货运只能靠人力背负,恰好该地区周边有大量无地无田的贫民和流浪汉投入从事盐货背运职业,进而促成了巴盐古道的形成。背盐职业的特殊性练就了背夫们独特的品性和气质,也使盐夫群体在盐运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业文化。背盐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一种产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盐夫承担起了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盐货补给,对于地区性文化传递、社会劳动生产、资本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后,背盐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庞大的背夫群体即刻从历史上消失,在职业转向中分别投身入伍、回家种地,或转投他行业继续做背力职业,或挑起了走乡窜村的小货郎担。自此,随着那些运盐背夫的年老和去世,背夫连同那些背盐的历史一起逐渐被社会淡忘,盐道也湮没在了丛林之中成为了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如今,抢救、记录、保护这一历史文化产物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

注 释:

①根据田野调查对象唐永禄、李明双的录音整理。唐永禄(1932—),冷水老街人;李明双(1919—),冷水溪人。

②根据田野调查对象刘园的采访录音整理。刘园(1916—),王家乡娄子坪人。

参考文献:

- [1] 曾凡英.论盐文化的内涵与特征[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47-55.
- [2] 李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盐文化研究综述[J].盐业史研究,2013,(2):52-64.
- [3] 石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石柱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
- [4] [清]丁宝楨,等纂.四川盐法志[M].光绪年间刻本,1878.
- [5] 吴海波.清中叶两淮私盐与地方社会——以湖广、江西为中心[D].上海:复旦大学,2007:79.
- [6] 李绍基.民族学[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38—39.
- [7] 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22.

责任编辑:梁 雁

The Disappeared Salt Poter: Anthropological Survey on the Main Conveyor on Ba Salt Road

MAN Li, YANG T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Carrying salt on one's back was a work in southwest minority areas, which was prevailing in inaccessible mountainous areas. This career reduced the inconvenience without water transport on the one hand, and solved the survival issue of poor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Carrying salt on back arose in Shizhu area for its special location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salt transport. With the rise of salt transport, the emergence and organization of poters had its own rules. Conflict arising between salt businesspersons and poters reflected the interest distribution. As an independent group, the poters had contributed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specific period. Because of the special nature, salt poters formed a unique profession culture. It not only shaped the poters' mind and character, but also triggered the cultural adjustment of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s.

Key words: Ba Salt Road; carrying salt on back; salt poter; Tujia Minority